

劉向說苑纂註

六

漢書門			
二五〇三	一三四三	一〇六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二九八	二五〇三	一〇六	一
函	冊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6)
函號	298	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

淺草文庫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荀子非相篇立作泣端誠

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

忻憤滿以送之憤滿荀子作芳薈寶之珍之貴之神之楊

日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取慢也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

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

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詩大雅抑篇鬼谷子曰風俗通義曰鬼

說苑纂註

卷之十一

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史記索隱曰樂注人之

鬼谷子書鬼谷地名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

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

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

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中君心之所善者肯

係之語貴神而寶珍之分別而明之也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

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

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

矣詩大雅板篇繹作懌毛傳云說也莫定也鄭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

心命定此戒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

人而無辭安所用之前漢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史記漢書有傳昔子

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

陳之罪子產對之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王孫滿

明其言而楚莊以慙左傳宣公二年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蘇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預曰王孫滿周大夫

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六國魏韓趙楚燕齊事詳于史記蘇秦傳蒯通

陳其說而身得以全高帝釋蒯通之罪事見史記淮陰侯列傳夫辭者

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

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

史記魏世家

說苑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殺之自以屋騎危

禮記喪大記註危棟上也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

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

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

信陵君曰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

子為信陵君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

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

言於王而出之痤言襲趙之欲此有以深中信陵

君人入荆召陳懷公史記陳世家曰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兵破楚在

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懷公

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

進曰吳未有福利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言荆國為吳見

也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

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曰弊兵暴骨如莽如莽言如

草生廣野莽莽然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

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

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

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太室

曰可奪者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太室曰政之所不及公自謂也唯子是匡管仲築三

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太室曰苦言可恐故自韜晦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

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

閻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右復賜

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閻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

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

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

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

同一善說此自賢者之言

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閻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

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

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

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

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閻丘先生對曰

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

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太室曰良富家子不貪不貪則無在民如此臣

少可以得壽焉此下句文與下異春秋冬夏振之以時太室

日振之者動無煩擾百姓如此臣可少得以富焉

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此臣可少

前漢五丘壽王傳

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地理志：汾陰屬河東郡。而獻之於

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

王獨曰：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

得周鼎，群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

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

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

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洞，通也。漢書作昭師。

古曰漏，言潤澤下流，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夏禹

使九州之衆貢金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廟卜世三十一，年七百。

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

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太瑞，並至徵祥。

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史記：秦

紀曰：始皇還過彭城，齊戒禱祀，欲出大昭，有德寶。

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

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

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

近於天媚不獨滑机

說苑卷之十一

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杜預曰肉食在位者藿食者尚何與

焉藿食貧賤者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

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舉謂命駕御呼車驂亦呼車驂

也乘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軫謂

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當呼者呼猶當呼而呼言已職亦當呼

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

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

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下佐我乎問辭

言必下佐我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

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

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

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王曰梁王即梁惠王也惠子之言事也惠子姓惠名施宋人

也為梁相國善譬善譬多也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

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

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

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更

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
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
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

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
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

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
譽名韓氏之盧博物志韓國有黑犬名盧天下疾狗也見兔

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免矣指屬言執縱連屬于手指而引也按新序曰昔齊有良兔曰東郭斂蓋一旦而走五百

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且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縱則雖東郭斂亦不能離由此觀之此本文錯置當作望見而放狗也則無失兔矣見兔而指屬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

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
之崩城為之地已見立節篇君子誠能刑於內刑法也則

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
土壤築為城猶尚為杞梁妻壞墮君雖商居食穀而生子不能感動之乎客曰不然臣

見鷓鴣巢於葦苕苕之髮毛建之荀子勸學篇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女工不能

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子死者何

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稗傳之城尚書

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太室

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

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言三子居孔子徒中則不足稱駿今孔子經

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三坐而五立言半談三立談五未嘗離也太室曰此句不詳孔子之

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急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時下行上恐有不字之怠猶言若此怠君亦獨能如之

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

以端士行乎端正昔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

說世集注卷之十一

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遂僕之冠未詳按遂舒肆之貌詩衛風容兮遂

分僕輕也可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越俗常以想其冠形

故以丹青錯畫其身斷其髮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范蠡大夫種出焉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大夫種姓文

名種字子禽共事越王勾踐西戎左裨而推結

由余亦出焉推結註詳奉使篇史記秦本紀曰戎王使申余於秦申余其先晉人也

入我能晉言聞繆公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賢故使由余觀秦

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

變乎變狐也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

奇辯也一隣之鬪也千乘之勝也言子之勇能佐比隣之鬪乎佐

列國之勝乎也林旣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

不出戰國策士之言

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眴目搖也陵猶戰此工匠之勇悍

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

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獵夫之勇悍也

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

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

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質斬入榘也

未為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為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觴政飲人以酒正其式也

曰飲不嚼者浮以太白白者罰爵之名文侯飲而

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

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

車戒按魏策引周書註王應麟曰此豈蕪秦所蓋讀周書陰符者歟此所引周書蓋又是

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舉白不易君臣無異今使

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劔履縞鳥立于遊

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太室曰擁

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

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

延盥手遷延却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

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青翰舟即極滿

芘芘芘未詳玉篇芘音脯無穿孔狀張翠蓋而檢

犀尾檢犀尾未詳蓋以犀尾為旌班麗桂社太室

當當作杜言以香木芳會鐘鼓之音畢榜柁越人榜

越人船長主倡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兮

昌菘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昏昏纒予乎昭澶

秦踰滲悞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

為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以下譯

歌今夕何夕兮寒中洲流楚辭後語作今日何日

說苑纂註 卷之十一

楚辭後語作今日何日

今日何日

今日何日

今日何日

今日何日

越人希鄂君之
下交故歌此以
述其意惟越人
之知王子也深
宜被好也切譬
彼山木根深而
枝茂矣一本頌
作煩

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訾思也詬辱也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楚辭後語作山有木
兮木有枝興也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
檜脩袂行而擁之一本檜作檜說文引也史舉繡
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
為執珪按齊策楚之官為珪上柱國爵為珪一榜柎越
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尹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
獨何以不若榜柎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
於長者矣未嘗遇僂如此之卒也僂辱也自今以後

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壯少猶長少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
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
也不若若者豫及之辭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
之主如子若孫之若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誑
折加厭厭壓也襲於窮巷掩其不備曰襲無所告愬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慶盈旬當是
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

音在樂悲樂
在心良有以
也

說文

卷之十一

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琴節曰徽徽十三

開用螺蚌為之近代用金玉水晶樂書作暉為之徽膠者謂臨時貼徽援琴而長太

息則流涕沾襟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

夏邃房太屋曰夏邃深遠也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倡優侏儒樂

也侏儒短小人處前迭進而詭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

激楚之功風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註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大

室曰功絲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

詩之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註方筏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

野遊則馳騁戈獵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

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

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

嘗君曰否否文文孟嘗君之名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

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帝謂秦而困

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韓趙魏燕齊南面而伐楚者又

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東西為橫南北為縱

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燕秦佩六國相印連六國從親從成則楚王橫成則

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薛孟嘗君之邑夫以秦楚

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說文蕭斧艾也

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

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

說文

卷之十一

十一

矣絕祭所薦牲血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

而青廷矣青廷下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踣躅其

足踣躅行不進也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愀焉色變也

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

於是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泣然流涕貌雍門

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

曲切終而成曲太室曰未詳孟嘗君涕浪汗浪汗涕淚貌增欷而就

之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

之人也

遽伯玉使至楚遽伯玉衛大夫名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

皙接草而待接草言路傍避上客致敬也曰敢問上客將何之

遽伯玉為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

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

耶託寄也太室曰問此三者固可託以身耶不欲明言故云爾遽伯玉曰謹受

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

最多士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

用王造然造然革容貌見淮南子道應訓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

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

平王之墓伍子胥傳曰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越絕書云子胥鞭平

王

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累蚩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言往諸侯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治其國也

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
 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詩曰
 誰能烹魚漑之金鸞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
 也

詩檜風匪風篇毛萇云漑滌也鸞金屬言誰能烹魚者我則漑滌而與之金鸞以興誰能西歸

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輔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舊政令之好音引此詩者取子皙見蘧伯玉有託言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肸叔向羊舌肸羊舌肸也善樂達樂達氏春秋

作樂盈晉大夫達有罪於晉達又作晉誅羊舌

虎叔向為之奴律坐父兄既而祁奚曰祁奚晉大夫

子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當諫君退之故君子

所憂不救不祥憂阨也當諫君免之故不救不祥也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范桓子晉大夫聞善為國者賞不過刑

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

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

此章蓋有誤從呂氏春秋開春論為是

樂氏有罪於晉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雖為叔向而自正

殛蘇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僂管蔡而相周公
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
若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

焦竑曰范曄傳謂曄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

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人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曄未入秦之先

則張祿之入秦居范曄之前久矣曄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曄昌其名以誨

鄰國耶○掌門也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

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
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柰

正言自遠

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
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
以其言為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
斤文織百純純包束也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
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
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說汝亦知之乎
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
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為辭而不受乎張
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偶錢未詳發君之庾粟以補士
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

說苑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此則以何言也

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言以張祿寄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何以用臣秦人言秦人雖求間謀固不遇臣矣何以用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人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

莊子雜篇外物文異

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魏文侯莊子作監河侯○郭象註曰莊子

高素不任有為家業既貧故來貸粟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

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

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汝南見楚王決江

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為我

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肆

齊之舍也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鱸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

說苑卷之十一

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卽來亦求臣備肆矣備肆於人也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左傳金十為鍾六斛四斗也送之莊周之室

深識遠慮之人也言自遠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漢書龜鏡傳註師古曰顧顧也若今言雇賃也顧寵於小官言僇寵干小官之人而雇其金錢也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太室曰為隱以下語有脫語

趙簡子攻陶戰國策註陶今定陶縣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

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益疽謂陶君曰簡子將

掘君之墓君之邑中百姓墓也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

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

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詬太宰官名詬名吳人也太宰詬問曰孔子何

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

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

足其材焉太宰詬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

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說苑卷之十一

其高且為不知太宰語曰

太室曰此以下數語與次章簡子曰下七字更

換則其辭順也當是錯簡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

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

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

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

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

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

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
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
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

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

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

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

不知安得為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

挺挺當作挺字之誤說文挺丁枝也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

無乃猶以挺撞乎

非深於知聖不能為此言

衛將軍文子

將軍文子名木字彌平衛靈公之孫也

問子貢曰季文

子三窮而三通何也

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相于魯之二君

子貢曰

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

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

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

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

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

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入也子

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

家語致思篇文
異

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

襄公齊君名諸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束吾乃

忽奉公子糾奔魯後小白自莒先入乃家殘於齊

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

無愧也

桎足械梏手械檻車所以載罪人也車事

所射之君是不貞也

管仲射桓公中帶鉤

召忽死之管子不

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

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

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

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

也自裁也

裁下家語有審字

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

召忽二段補
前人未發

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
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
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
不免為溝中之瘠。溝中之瘠者。瘠瘦也。言經於溝
中。其屍羸瘦也。孔子謂管仲曰。
夫何為死之哉。言召忽無材。不為齊所收。管仲無行。死則無收葬者。由汝不
知也。

嘉按文公問答
臣欲使陽處父
侍謹也。臣雖
所論別有旨其
實似謂陽處父
非可傳入者。甯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俱咎犯趙衰
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陽處父晉太因咎犯三年
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

羸氏亦見其貌
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咎犯三
年不達。其人亦
有意于取舍乎
輕不可謂之無
忠勇人焉。

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
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成搏晉大夫吾聞夫羊殖者

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
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
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
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
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一終

說苑纂註

卷之十一

十一

春秋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云公子結出
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既曰
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公羊傳襄公十九
年曰大夫以君命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二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及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春秋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註云公子結出

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既曰

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

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出進退在太夫也何休註云禮兵不從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公羊傳宣公八年

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休註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曰

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行一字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

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春秋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何休註云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之故君有危而不

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官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書柱者膠柱之類王

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官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入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

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

每懷靡及詩小雅阜皇者華篇莘作駝衆多也鄭箋云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入懷

說文

卷之十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其私積留則
於事將無所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傳宣公十五年伯宗諫曰杜預曰伯宗晉大夫天方開楚未可伐也

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

鄭鄭勸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

使反其言杜預曰反言晉不救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

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遂倍

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

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

揚曰君能制命為義人君之命令宜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一杜預曰欲行信者不受二命王曰汝

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

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為人臣無忘

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主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魏策作安陵下同許應元曰安陵蓋魏之

庶孽封於安陵者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唐且魏策作

作且魏人也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

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

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

言出於義自能服人

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
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
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
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句臣未曾見也秦王
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
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
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言觸其怒者之狀也
策頓作槍槍突也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
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
月奔星晝出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要離刺

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

吳越春秋要離吳人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

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焚其妻子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又見呂覽忠廉篇

聶政刺韓王

之季父白虹貫日

刺客傳聶政者軫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刺殺韓君之季父俠

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

士含怒未發指厲於天下

指振也厲烈也

無怒即已一怒

伏尸一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

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

喻曉也

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

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

戰國之言大都以利動人

韓詩外傳大異

詩外傳卷之十一

之用言於先君之寶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

師是不可恃也子貢以為吳貪賂而來戰必不亦恐齊倍我賂之是不可恃也

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以為楊為幹以麻為筋之弓也子貢

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

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

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

倉唐韓詩外傳作趙倉唐古今人表作趙倉堂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

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

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

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

鳧好北犬文選鴈賦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鳧常以晨飛故云晨鳧於是

乃遣倉唐縶北犬縶係也牽奉晨鳧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擊太子而稱不敢當

大夫之朝言不當大夫之朝時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廚

縶北犬敬上治人涓人內官也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

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

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倉

之非禮也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文侯怵然怵然恐貌為之變容問

說苑卷之十一

温和醇粹動
人天性

日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
侯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是者所指之人也倉唐曰

禮擬人必於其倫此語出曲禮擬作擬鄭氏曰擬猶比也倫猶類也此大夫當於

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

之斥帶斥廣也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

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

文侯自讀晨風曰旣彼晨風鬱彼北林詩唐風晨風刺康公

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萇云興也旣疾

飛貌晨風鷗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

賢人歸往之駛疾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鄭箋云

晨風之飛入北林

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

矣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

耳時思適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詩王風黍離周大夫閔周室之顛覆也鄭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毛萇云邁行也靡靡猶遲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鄭箋云遠乎蒼天仰視欲其察文侯曰子之君怨

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

衣一襲襲重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

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

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

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太室

君侯獨斷之心無人與謀不日言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詩齊風東方未明篇太

相易也非上室曰顛倒衣裳者表裏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

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

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

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嘒嘒其羽亦集

爰止詩大雅卷阿篇嘒嘒作翾翾鄭箋云翾翾羽

聲也鳳凰往飛翾翾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

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

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藹藹猶濟濟也鄭箋云

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

職盡力蓋太子引之義取倉唐善奉使命已見親

愛文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

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

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

者太室曰此時先君死乎廬者倚其君好樂而無

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

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先失言矣此何難辨

梁王贅其羣臣而議其過也贅聚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太室曰言使柳下惠喻之乎其禍不今深彼乞火不得乃止不復益責炮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

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祛舉衣須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藉借也子太柳下惠夫指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而汝也若類失亡國芒與芒通若助辭失恐夫字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國子齊亡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昔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

史記及漢書陸賈傳

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列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言可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尉佗

者真定人也尉官佗名姓趙氏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今秦已破滅佗自立為南越武王高祖

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推結箕

踞推結見上史記及漢書作推結服虔曰推音推師古曰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箕踞謂伸

開口警策

其兩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

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真定趙地也今足下弃

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區區小貌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

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

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

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

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

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

說苑卷之十一

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

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師古曰彊謂不柔服也漢誠

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

種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

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座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謝

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

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

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五帝者黃帝顓頊

王者夏禹商湯周文王也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

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

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

夷踦蹠山海之間踦蹠同山路不平也譬若漢一郡何可

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

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乃大悅

陸生與留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

也師古云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貨輕而價重可入囊橐齎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千金

蕪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漢制一金直千貫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似崛強似心
服自是英雄
口中論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案詩陳風云宛丘之上兮

毛萇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

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

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

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

大夫瞿然瞿然驚遽之貌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為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

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

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冀州兖州指中國垂邊也屏外蕃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身爛然成

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太國其命冠則見

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太國之使時過敝邑敝邑之

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太國

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

俗梁王聞之披衣披通作被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

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詩太雅卷阿篇鄭箋云媚愛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說出正義使人不敢輕

晏子春秋雜下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晏子春秋

慨然然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

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

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攻古質疑曰太

夫差立于定之十四年按史記齊世家晏子卒于

定之十年二書皆出于劉向之前合是而觀晏子

已卒而夫差未為吳王夫差立而晏

子已卒四年矣然則此事為誤明矣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晏子春秋

處作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慨然

避位矣晏子春秋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

賊害而野以暴野而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遂

易慢

晏子春秋外篇

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精龐事不能者必勞密

之事智不通龐大之事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

貧大事望之不得小事厭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

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言不有威德之足以致人於

人者竟無人之助已也如此者必困此雖此臣之

所以任也晏子春秋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

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訾高樞者

正字通引此語曰樞言直立仰彊如樞也言已醜

而訾人直立者也○一說樞當作樞樞揭衣也保

與裸通言猶保而謂樞者不恭也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以刀削之因

說苑

卷之十一

三

晏子春秋雜下

晏子不剖也剖破也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言今楚王不命晏子言割之而食也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晏子春秋然上有不字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為橘乃為

晏子春秋雜下

此口齒之利恐賢者不出此

積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江南橘至江北為樹之語出周禮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太室曰子上當有晏字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太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晏子春秋門下有入字償者更從太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間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戰兵戰恐構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

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

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

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

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

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

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

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

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議當作義子大夫試孰計

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太室曰造命未

詳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官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王歎事已見立節篇公孫差

格死於龍門公孫差事未詳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太

日定當作克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戰國策曰燕人

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故

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中中註曰城陽

充州國莒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

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才教王曰才先生應之才

教曰使者問梧之年邪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

申氏楚平王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絕美平王遂

太子加諸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父曰伍奢兄曰

大傳平王信費無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為

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

萬級頭百萬猶囊瓦奔鄭囊瓦楚將子常王保於

隨平王之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吳乘勝

戰遂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答其墳數以其罪

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

史記曰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

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

耐矣相通作梓擊鼓杖也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師強王堅二使楚王聞之

曰人名多章章者章章猶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

之無以次再宿為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

又惡其形太室曰聲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

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

人乎端正也誠國可伐也故發一使見三謀伐者

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史黯晉大夫期以

呂氏春秋召類篇

一月六日而後反也反還簡子曰何其久也黷曰謀

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鮪佐焉孔

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其言易曰渙其群

元吉周易渙六四辭渙者賢也易正義曰渙者散釋之名

釋險故謂之渙象者字之誤呂氏春秋作衆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高誘曰謂孔子子貢

衛說蘧叟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翬簡子按兵

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令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

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

韓詩外傳為齊使使獻鵠於楚事文異

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

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

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

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

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

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

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

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

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十二終

慶應乙丑



